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七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三傳折諸

卷

首

清 張尚瑗撰……………一

春秋闕如編

清 焦袁熹撰……………七三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首
下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涓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孫承基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三傳折諸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三傳折諸四十四卷

國朝張尚瑗撰尚瑗字宏蓮一字損時吳江人康熙

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尚

瑗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

日抄尚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折諸
提要

遂夥乃排纂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羣

言淆亂折諸聖之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

穀梁各七卷而用力于左傳尤多如卷首所

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謚同考名姓世

表諸篇皆引据典核可資考証惟其書貪多

務得細大不捐每摭撫漢魏以下史事與傳

文相証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衛懿公好鶴遂

涉及唐元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

渺不相關殊為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

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奧微言大義亦

多錯出于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

未可以其糠粃遂盡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

說者至夥自孫復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

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

傳自延祐以來懸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

滅項乃誤歸獄于季孫由議論多而考證少

欽定四庫全書

三傳折論

也尚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頗乖體要而

蒐羅薈粹猶為撫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

褒貶者固勝之遠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折諸原序

世儒不知以傳學為經學復不知以經傳史之學為道

問學之學而胥汨沒錮蔽于制舉訓詁之中孔子刪書

斷自唐虞尚書者記言之書實記事之書也春秋專于

記事與詩書並列為經事具而道亦寓焉史起于兩漢

祖書與春秋之記事記言以期不悖乎道故史之作不

可以離經傳經之書厥名曰傳左公穀之傳並列而為

十三經以其有功于經也論孟四子之書其初亦一傳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論

耳漢儒之注經並名曰傳唐則曰疏不敢當傳也兩宋

儒者意薄漢唐或自名為傳以遠追三代之經唐陸伯

沖創為集傳以駕孔疏程子作春秋傳而未全蘇穎濱

劉原父呂朴鄉張元德皆有傳劉呂所著甚多名傳者

特其一又有陳禾林拱辰亦襲傳名而康侯胡氏之傳

以朱子所推許明初遂立之學官夫以制舉所用而羣

趨之可也並三傳而名四傳乃不學解事之徒強為之

說耳丘明蓋又作外傳國語矣國語左傳為內外兩傳

而不援公穀為四傳以國語非解經之書顧其起于穆王遠接尚書之君牙三命所載共厲宣幽補平王東遷以前之記言記事實有助于春秋書體分國列載遂開戰國短長書之體國策一書起于趙魏韓三家滅智分晉又與內外傳首尾相續太史公作史記所本者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今世本之書無傳則周室東遷以後前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後則戰國二百四十五年曾子固所云紀其行事不得而廢者矣或謂春秋記事即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原序

家吳正傳校注國策綜核高鮑以成編無慚淹洽夫讀古作者之書而得其所以興所以廢之迹且得其有裨于學術有裨于治道或無所裨而反有害之故更讀釋是書者之書其于是書有裨與無裨各持其說而有廢有興亦分乎其間若漫舉釋是書者而斥之以獨伸己說甚者并古人所作之傳而黜之以為別有不傳之祕舉秦亡漢興藏山巖伏屋壁師承口授之編并棄之以為無足道獨崇奉夫後起臆說一二家之言以為弋科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原序

愚惟不敢謂得不傳之祕而必求之可傳之書以不憚閱歷乎展轉傳受之勞庶幾經傳與史合流同歸先儒所謂道問學之功于是乎在惜智識奔淺見聞有限矻矻十餘年老境已至古作述之君子所謂傳之其人者則愚終不敢當也

雍正改元癸卯重九日吳江張尚瑗書

子師愚菴朱先生輯讀左日鈔而序之曰欲成一家之學必以經證傳以傳證經更復出入羣書展轉相證此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論
原序

非予力所任俟之述作君子瑗生九齡讀四經既畢當次受春秋家君令讀左公穀三傳及國語國策雖短章剽句間從刪削而所讀皆全部非如俗刻鈔撮之本餘暇瀏覽亦畧上口既乃閱胡文定之書私心有所未合杜林合注尤疑其不類則因朱先生纂輯之日以愚意相質難先生為言唐卿最繆不經與元凱並列不啻韓非之則老子乃知讀古人書當出己裁而經學必以傳疏為依據詩正義云漢初為正義者皆與經別行三傳

之文亦不與經連古人之行事未必盡當于後人之心

著書之家各因其所見以為是彼此各一是非惡在其為彼是哉歐陽永叔自謂信於孔子而不惑經之所書其所信也經所不言不敢知也夫孔子未修之春秋後世學者不得而見何從測其筆削之意之所存而丘明所為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者皆為駢枝無用之物唐宋以來經學傳學之家尤宜韜翰而不作矣揚子曰天地簡易何五經之支離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又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論
原序

曰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歐陽氏謂經簡而直傳新而奇學者樂聞而易惑愚以為樂聞新奇然後可以折諸簡直其新奇也蓋其所以為簡直也通籍後久病廢書調宰漵江泥塗篋篋之身無意言經學諸家冊本一未嘗攜獨左公穀國語國策全文童幼熟誦公暇偶閱諸史他經旁涉稗乘瑣錄諸書有與經傳相發者洒然神開旁解側出不能自已隨筆書之積久成帙國語與左傳通為內外傳以三傳皆緣經而作外傳獨否遂與短長

書以後二百四十五年七雄之行事繼獲麟以前二百四十二年並稱為國語國策折諸而一國不可以為名短長之書劉中壘一名為事語合國語而謂之二語創立新名或未悖厥理隨筆所獲多出已裁所謂此亦一是非固未暇計其為彼是也愚菴先生不敢自許成一家之學環何人斯敢謂當予師之所俟乎所採之書不全不備無異于大澤之壘空惟是展轉相證使不以經傳支離為世詢病則志之所存焉耳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原序

六

康熙壬辰孟冬尚環題于澂江官舍之學海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卷首上 興國縣知縣張尚環 撰

先正評說

劉子駿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祕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人間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懋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讓太常博士書

子駿又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揚子雲曰左氏曰品藻司馬文正公注曰品第善惡藻

飾其事

法言重
黎篇

班孟堅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

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

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

言說經也

漢書藝文志

王仲任曰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

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真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

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

言與二書合公羊穀梁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

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卷首上

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升上書連屬條事是非

左氏遂立

衡論

賈景伯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

明至切至直至順

本傳

盧子幹曰丘明之傳本模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

裏人事

本傳

于令升曰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

事斯蓋著作之良模也當春秋時諸侯大事見知于他

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如秦燕之據

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

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襄昭

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

者撰錄多備此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

哉

史議

劉彥和曰春秋審旨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

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卷首上

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文心雕龍

彥和又曰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

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

吹霜飲露寒暑筆端同時之枉可為歎息析理居正惟

素臣乎

同上

劉知幾曰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謹言

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

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于他邦而丘

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
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橐削孟
堅雌黃所稱述者哉史通

知幾又曰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
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
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
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
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堂子罕相國宋睦于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四

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于陽門介夫乃至魯師滅項
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
叶而云諸侯失正大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穆居
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昭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
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
之年扁鵲醫療號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樂書仕于
周子而云以晉文好獵犯顏直言荀息死于奚齊而云
觀晉靈作臺累基申誠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

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
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下三條
皆同上

又曰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
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
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
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
次之配經稱傳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五

又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咤沸騰論
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
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
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叙興邦則
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
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倖
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之卓絕如二傳之叙事
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
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為魯衛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

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啖叔佐曰左氏傳書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採當時文籍故典與子產晏子與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集傳

蘇東坡曰人之於事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言也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言也至于公羊穀

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怒而至于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在也

本集

劉器之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為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然後通矣

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

經說

程子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陳止齋曰自昔相傳左傳為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其書稱虞不臘矣見于嘗酎及秦庶長皆戰國

者章

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

鄭漁仲曰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

尾倒錯皆不得捫撫而成見其有功于世又非特傳聖

人之經而已

通志略

朱子曰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

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異

語類下條同

朱子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

意若必于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

晉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

于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

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

國皆不及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又

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

又曰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

却詳于道理上便差經學者于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

誤

又曰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

馬貴與曰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

載之經文又各乖異然而左氏為優蓋公羊穀梁直以

其所作傳文攬入正經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杜元凱經傳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

左氏作傳與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

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

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

文獻通考

章俊卿曰左氏載諸侯之事或詳或略其尤著者每出

一師具列將佐或因廢興並舉六卿如子產晏嬰之流

并其氏族世家亦或詳備而夢卜雜占小說諷誦縱橫

滑稽之言無所不有其于叙事可謂餘矣然以辭勝于

事則其解釋經意乃或滅裂公穀二家隨經解釋事為之說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說踳駁不倫首尾矛盾雖其釋經密于左氏至其說之繇碎抑又過之蓋左氏之說經少則其失亦少二傳之解經多則其失亦多然則釋經之失少載事之得多左氏之學不賢于公穀乎光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奏以左氏淺末不宜立且條左氏之失十四事啖助愛公穀以左氏解義多謬此嗜公穀者則指左氏之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疵也范升奏左氏不可立而陳元詣闕上書言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穀傳聞于後世賈逵亦條上左氏長于二傳者三十餘事謂左氏深于君父公羊多任權變此喜左氏者則譏二子之踳駁也

山堂
考索

王伯厚曰三傳皆有得于經而有失焉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識穀梁善于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

知幾之言也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牽于讖緯穀梁窳于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量以道之言也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閤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困學
紀聞

家則堂曰齊太史子餘曰天其以夫子為素王乎蓋言無其位而託王法以行其誅賞也後人因謂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以其能輔翼聖經垂之來世耳但其書雜引諸國史及以所聞傳而益之徃徃近誣而失實兼其書不出一人之手前後自為矛盾學者以是惑焉漢

儒謂公穀之傳自子夏惟丘明親見聖人在七十二弟子之列然當時皆口傳授不為之書至其子孫門弟子

始述其若祖若父若師之意以為之書故雜以秦漢間

官名制度此說得之矣吁使左氏不為此書後之人何

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近世有科場小生專排左氏妄肆已意揣摩當時事而

為之說進取之士利其新奇可以中舉文之程度相與

宗之其蠹春秋誤後學甚矣學者觀乎左傳取其有補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于經者而革其舛訛可也

集傳
詳說

黃楚望曰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為戰國時文字

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

麤豪賈誼司馬遷尚有餘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

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豐潤頗帶華艷漢初

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于學官最後大抵其文

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春秋
屬辭

又曰左氏後人見其有乖忤處多不信其傳豈可因其

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不知經

趙子常春秋師說載黃楚望曰三傳重于漢而輕于唐

自韓退之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為盧仝發而啖趙陸

氏及孫泰山之學為時所尚故歐陽公說趙盾事皆不

用三傳而三傳愈輕矣蓋啖叔佐始疑左傳為作俑之

首而喜攻左傳者常佐佑其說左氏又不幸誠有所短

諸公遂因其所短并其所長厭棄之觀伊川子論語中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有一二事皆不取三傳則其不信左氏亦多矣夫不取

左氏而并不用二傳則固應多用新說

汪環谷曰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

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陳佗殺太子免鄭殺昭公及子

亶子儀衛成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殺太子之類皆當

時不告于魯魯史不書于策故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

也蓋左氏所據者春秋之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

宜其詳略不同也

環谷
集

王守溪曰左氏疏春秋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辭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則疆場之臣有若展喜呂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夸裔之遠有若邾子駒支季札聲子沈尹戌遂啓疆閨門之懿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皆善言焉於戲其猶有先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論
卷首上

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精而不假鏡削或若剝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是故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于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識兆之類誠有類于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

震澤
集

胡敬齋曰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然有是

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居業
錄

王鳳洲曰昔孔子因魯史以作經而左氏翼經以立傳其所注記蓋列國詞命載書訓戒諫說之辭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該治亂蹟善敗按籍而索之斑斑詳覈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論古今天道人事備矣即寥寥數語靡不悉張弛之義暢彼我之懷極組織之工鼓陶鑄之巧學者稍稍掇拾其芬艷猶足以文藻羣流黼黻當代信文章之巨麗也

弇州
集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論
卷首上

汪伯玉曰說春秋莫良于左氏夫非聖人之徒與其時紛爭其人倬詭其辭葆大其事奇哀比事屬辭燦然不倍於道猶之百揆三事奉天子之禮樂征伐以紀四方謂之素臣有以也然有作者宜居亞旅之間近世祧之而躋康侯知管晏而已矣

洪中
集

王允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于春秋為多

槐野
集

郭青螺曰孔子老而作春秋洙泗之間身通六藝者七

十子彬彬矣乃游夏號文學之雋不能贊一詞而獨與左丘明何也豈丘明之史才賢于游夏邪夫作史不獨以其才也其心行貴直則不隱其好惡貴公公則不私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好惡同其心行同與之共議而書往其不隱不私當必有當于聖心者游夏二家即門人洒掃應對一節互相詆譌各立門戶日自嘒嘒不暇而何以定二四十年之是非乎此夫子所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以與左不與游夏也

文文起曰左氏以左史記事而名也自漢以前未列於詩書故獲免於秦火至張蒼始習讀焉而賈太傅為之訓詁趙人貫公京兆尹張敞蕭傳望之黎陽賈護皆善言之乃左氏既以記事為書故記其事不晰其義遂終西京世不能與公穀埒劉歆典校正定欲建於國學而諸儒莫有應者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魏郡李封拜博士而旋罷迨永明中詔能為左氏者擢高第

為講郎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晉始盛杜預為集解專行服義而左氏乃大昌然則書之顯晦亦自有時矣

哉竹塢山房集

左丘明親授經于仲尼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之門人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世公羊盛行左氏後出立於劉歆於杜至孔氏而始備迨於有唐之世學者鑿空好新欲舍傳以求經於是入主出奴三傳皆茫無質的而春秋之大義益晦元季有黃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諸
卷首上

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于東山趙汴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為未成之書擇焉而未詳也明朝富順熊過有春秋明志錄援據該博而於彭山李氏杜撰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說之過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為經左氏為緯採集服杜已後訖于黃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為一書而盡埽施丐盧仝高閣三傳之臆說庶幾春秋一書不至為郢書燕說疑誤千載

郊禘考

自孔子有魯之郊禘非禮之歎論語又云既灌而往吾不欲觀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繇殷人禘嘗而郊冥周人禘嘗而郊稷夫黃帝帝嘗在嘗繇冥稷之上似禘在郊之上然禘之祭即以黃帝帝嘗主之者也若郊之所主者天也郊以天為主嘗繇冥稷特以配之故郊仍在禘之上春秋書禘者二書郊者九又書大事者一有事者二左傳于昭十五年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論
卷首上

事武宮以禘表之則知宣八年有事太廟亦當為禘而文二年之大事說者以為大禘或以為大禘禘與禘之分名馬季長謂禘大禘小劉子駿賈思伯則謂一祭二名其行之疏數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又有一禘一禘之說紛紛莫知所適其最繆妄不經以禘所配食之帝為感生帝命其名為靈威仰其說亦出于康成竄緯書以混經累朝議禮頗有惑而行之者唐宋經學諸家攘而闢之竭盡無餘蘊然而伯循趙氏其說春秋素

不取左傳因謂禘于武宮禘于僖公襄公皆左氏妄說自餘衆論或以明堂位為漢儒所造過于推崇魯國或又以王制混禘于四祭中輕重失倫蓋春秋之家聚訟愈興不能歸于畫一於是鄱陽貴與馬氏折衷而分解之曰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有時禘之禘王制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者大禘也祭義所謂夏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禘諸侯之禘一牲一禘者時禘也左傳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皆當時實事安有魯國元無此祭而鑿空妄說者乎況時禘通行于天子諸侯非止魯國行之晉國亦行之故襄公十六年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左氏又于僖公三十三年曰烝嘗禘于廟其為時禘曉然明白未可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矣貴與先生之論引傳合經引禮經以解春秋羣疑皆可冰釋朱子亦曰周人禘嘗祀嘗于后稷之廟而以稷配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折論
卷首上